九公山房易問

易問序

嗟乎易至今日亦大厄哉葢其為易有二在術數家曰吾用以卜蓍也各以其例配定吉凶禍福而已其於天道人

事進退之道蔑如也在學士家曰吾用以制舉也制舉劉帖括捆幅耳夫以一人一嘗之見而欲窺經三聖歷三古之義以風雲月露之裁而欲

形協萬類通三才之與其實
難矣不得已又另闢一膚辭
畸圖之說以便塾師之傳習
文字之格套于是象與爻辭
詞爻與爻異與詞六十四卦異

詞三百八十四爻異詞奚亂于日八卦而象出其中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夫使易非象則捫盤揣盂之智而鑽冰剪綵之務也若象外設象則

爻畫蛇之足而寫馬之角矣
夫今之所制舉皆象外之象
也膚雜而不精潔晦固而不
錯綜求其因爻定象從象變
理合於易簡應乎陰陽豈不

鮮哉吾友郝于菴翹家尙書
尤好讀易葢自髫年受易業
公若虛先生遂殫精積慮盡
索之即不至鐵鏑三折韋編
三絕然亦與年終始矣而其

子若徑輩又能世其家學每以所見異同疏密于象數之間積久成冊曰易問問也蓋有問而后有答也卦不必變爻不必備隨其所問之易而

答之故曰易間也今讀其書
異者同之同者異之踈書[illegible]
之密者踈之其精潔若金堅
玉潤其錯綜若物遷序代要
期因爻定象從象詮理而不

爲膺見雜論畸情固辭卽侖
門與否而逃者以齬執者拔
通其正大可以質信往聖[illegible]
創闢亦可折衷來茲啓商[illegible]
受易孔子而其爲若橋若問

若孫若何遞相傳受王弼鄭
玄爲尤著乃若家學淵源則
粱丘賀受京氏易以授其子
臨高相治易以授其子康而
二家之易遂炳若日星矣于

菴之爲是書也不敢泯若虛
先生之教而傳其子若侄輩
殆猶賀之授臨相之授應舞
其子若侄輩亦不敢泯于蕃
之教則又不啻無恤懷簡子

之詞濤臣尊黃門之訓矣他
日寓內將豔稱郝氏易則盍
編不朽也夫
龍眠任天成玉仲氏拜題

錦于菴父授

侄凝然公求父同述

上經

乾爲天 ䷀ 乾下乾上

問乾元亨利貞曰。纔說乾。便大。便通。便和。便正。纔

只一個乾。是合下俱有底。無先後對待。剛健底。纔

來。從頭做去便如此。非元亨了。又利在貞也。聖人

見這般陽健的物事帶天與聖人是當之其實六
十四卦。總只一個乾。非專屬天與聖人也。
問初九潛龍勿用曰有二意。陽是上進的物君下時
不可爲矣。正宜潛藏以待。乃欲爲上。所謂反時爲
禍也。又一陽在下。且如子月。陽氣初生。其息尚微。
正好護惜他使他漸去盈滿克足。若便發泄出來
必至摧折而不可爲矣。勿也者。戒之也
問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曰君子終一日之
間。乾而又乾。謂健而又健也。直至於夕兢兢惕若。

若者。形容不盡之意則雖處危地而終得无咎也下乾終上乾繼之。故曰乾乾。以陽居陽、過剛、故危、舉夕以終一日之義。

問九四或躍在淵進退兩義孰多曰陽道樂進。但須觀變而動耳雖在淵裏。一躍便向天去了、如何輕躍得、須權達變聖人不得已而爲之。故或之也

問九二已見在田如何九四反躍在淵曰。纔離了初其時其力只合在田若九四、已離了下卦進到上卦了一躍便無底止淵又是個虛空不着的物事、

限量他不得。故還須逐囬眷顧耳。

問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曰。終始。是個循環的道理。无始不終无終不始又下三爻爲元亨。而九三爲下乾之終上三爻爲利貞而亢龍爲上乾之始。六位。六爻也是一定不移的。卻以時成潛見惕躍飛亢。一毫不當其節。便敗壞了。聖人太明終始。見得六位中有一個時在。這便是天道變化無窮處卽以這個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不能違天底時。天亦不能違聖人之時。是以潛見惕

躍飛亢。惟我御之爾。

問乾道變化如何曰。變化卽利貞也。變是利的意思。化是貞的意思。不化不變不變不化。此資始道理變變化化。萬物通復一大關鍵也。物物予以各足。死有偏全。各正者。是將道道理。盡性以致命也。太陰陽之氣。何等冲和。只因人做的鹵莽滅裂。卻蕭見惕躍飛亢。不循乎時。又何等不冲和。保合者。保之而不漸合之而不離。卽是將天命我的性。正之而不搖也。正之于始。保合于後。保合卽是正太和

是性命之絪緼處。乃能利貞于萬物。言萬物得利

而貞正。此乾道之所以變化也。

問反復道也如何曰。君子日夕乾惕。行過去的。此就

業道理。反復來的。還是此說業道理。是循環不已

意。

問三四皆以進德修業立言云何曰。此是上下兩體

過接處。重剛不中。危疑之際。極要縝密。故九三則

惕。九四則或。特指出進修。爲下手處。若三不進修

則未免驕且憂了。四不進修。則未免爲邪離群了。

又摠是一個時。故三乘時而四及時也。三四皆幾幾乎咎矣。无也者。補過之辭也。

問利貞者性情也如何。曰乾只一個健的道理。四德皆有乾的性情。一向只見乾元雲行雨施。无不亨通。精華俱發洩盡了。不知生生不已之意。還收藏畜聚在這裏。直至利貞更見得乾之性情也。

問剛從中正兼體用否。曰俱是體而用在其中。如要做甚事。便做出來。阻撓他不得。元亨利貞當下與是。曰剛做了甚事。一直做到底。絕無歇手處。元亨

利貞終而又始曰健所做的事輕重適均此無有餘彼無不足元亨利貞稱量而出日中所做的事非爲利重非爲名高合乎天理當乎人心曰正則健中正何等純何等粹何等精也總是贊剛健中正不是又以精贊純粹也

坤爲地 ䷁ 坤上 坤下

問坤卦爻詞義云何曰卦爻彖象諸詞輕重顯晦不同皆有收斂持守底意直到用六曰利永貞則變而爲陽了蓋乾主元坤主貞安貞變爲永貞安者

順而不移。永者健而不息。故曰大終也。陽大而陰小。坤至此。居然一乾矣。文言則發未盡之意。于順字內。闡出健意。若曰坤體本至柔。及其動。又未嘗不剛也。本至靜。而生物之德。截然一定。又極其方也。後得主利。順也。有常。則健之爲矣。含萬物而也。化光。則元之爲矣。此三句。中言靜柔剛方之義。雖此觀之。坤道其順矣乎。乃承天而時行。天是個極變動的。氣化周流。無一刻之或息。若天動而地不動。則是天發生而地不發生。天收藏而地不收藏

固不是承天時行。若天動而地與俱動。正好發生
忽然消歇了、正好收藏。到又洩漏了、亦不是承天
時行、總見得天行健。固甚有力。坤柔順。亦甚有本、
所以説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
問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云何曰如云君子有
所往也、若倡先首事。則迷惑失措矣。若居後俟機
則蔑不有濟矣。大要君子在主順而已。順所以利。
即爲後不爲先之意也。攸往句虚。先迷后得是兩
示其例。

問先迷后得得則喪朋云何曰。先者、先之而不肯後、後者、後之而不敢先。牝馬之貞、只是一箇順、先則不順、故迷。後則守順。故得。凡物以同類爲朋、西南陰也、坤之類也。故往西南爲得朋、東北、陽也、非坤之類也、故往東北爲喪朋、朋俱指陰說、往西南爲順、往東北爲不順、安者、安其順而無一毫競躁之心、貞者、貞其順而無一毫動越之意、乃吉、不如此便凶矣、健在順中、不必添出、

問地勢與天行如何曰、乾陽主氣言變化之用遠承

息處是行坤陰主形言高下之相因處是勢勢是順的厚在順內不厚未有能順者也

問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云何曰乾坤是一個道理乾是個健行的乾乾夕惕而一本于忠信修辭立誠故不至高亢有悔坤是個順承的從在順中循天而從事焉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這便是坤之兢惕處所云德合無疆也但乾說誠坤說敬有自然勉強之分乾說仁坤說義有陰陽之別耳象曰履致其道至堅冰也傳云馴謂習習而至于盛習因

循也。又云有猶順意。古今惟一馴字。壞了許大宇宙皆是不提撕警省之過。若敬直義方而德不孤。豈至馴致其道。至堅氷之事乎。故曰不習无不利也。對馴致說。非不待學習之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聖賢一個工夫。乾坤一個道理。

問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如何。曰。六三陰居陽位。雖是渾然不露的。然帶些陽。則君動靜之際。即章不發營或可出而從王事。若六四則重陰不中。已結塞不開了。惟括囊不出而已。

問陰與陽戰如何云龍。曰陰盛於陽也。故俱稱龍。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陰雖盛。豈能獨傷陽哉。故曰其血玄黃。陰衰于陽也。

問用六與用九如何。曰用九。是用六爻之陽。不可爲首。將變而陰了。用六。是用六爻之陰。利永貞。將變而陽了。此即乾之貞正而固也。不比彖中以順爲貞。

問順還解作慎字否。曰履霜堅冰至。是理事之必到的。蓋言順也。惟必至。故宜辨之早。辨早就是初六

的愼了。

問直其正也如何又添敬字曰正即敬也人心放僻邪侈只是不敬敬則豎起精神不令傾倚即是敬以直內。

問君子黄中通理云何曰五居中中爲土其色黄處邊之中非中外之中也裳居下體坤象謂六也君子正五之尊位而能體裳之義居下不僭則美在中央而其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通而貫徹謂統論萬理皆備可以爲此可以爲彼也理而分晰謂

分言一物一理。此不混彼。彼不混此也。坤道之美
于斯極矣。即至哉坤元也。黃是五正位自有之文。
而居體。則以闇爲章。以克實爲光輝也。

水雷屯 ䷂ 震下坎上

問屯剛柔之用如何。曰。屯只是要濟。以剛明之才居
下。故屯。以剛明之。才動下。故濟。陽剛居尊。但陷險
中。故不濟。一味盤桓遛回不進。泣血漣如。坐失事
機。不是濟。以柔居剛。妄動貪求。以致敗事。不是濟。
問爾建侯何如。曰。卦云建侯。天開草昧。名號未定。制

作未與。一刻少衰正之人不得。建侯以爲民也。以濟屯也。指。建。侯。者。言。九五也。爻云建侯。以剛明之才。而能與時消息。自當應運而出。建侯以用世也。以濟屯也。指。爲。侯。者。言。初九也。初陽爲成卦之主諸爻皆以初起義耳。

問屯六爻云何曰。濟難的大關捩。全在最初一着。這個着數。一踩要了。此後便支吾費手。初九成卦之主。其才陽剛。極易犯難。又居最下。時未可有爲。只得盤桓不進。以守貞固。象曰。雖盤桓。其志固欲行

正也。居而貞。豈其志哉。六二正應在上只是離邊
了。濟事不得。謂五也。逼近初剛故屯如也。邅回如
不進。謂不敢進而求五也。必至久而後合。前此不
知費許多摧折。已太陰柔。則其進止。人皆得而制
之。不獨男女爲然也。六三。爻柔不足有爲。位剛躁
于上進。若是有個應援。亦可資其輔助。如欲就于
鹿。而無虞官。商度形勢可否。惟陷入林中而已。鹿
可得乎。君子知幾不如舍。辨之審也。象曰舍之則
去之決矣。六四近君。乘馬欲進。以求五也。但才弱

不能有濟。故復止耳。二班如、不敢進也。上班如、無可進也。四班如、不能進也。猶幸初九居下、守正以應、求我婚媾。得婚媾之道矣、往而從之可也、故吉。既得陽剛守正之配。進而共輔陽剛中正之君。則屯可濟。故无不利也。四雖不足于才。而尙足于智矣。五有德位、只陷二陰之中、不能大有作爲、出而濟難、故屯其膏、膏澤是坎體自有、戾于時勢。雖陽剛之君。無如何耳。二應而弱、三弱而睽。惟上一陽在下得民、又數求大臣。婚媾。民已去而朝有黨。故小

正吉而大正則凶也小如度數等殺之類大如慶賞征伐之類陽德原是光的為二陰所掩故施未光也上居屯極非陽剛爻濟而六又陰柔已無可為之才矣乘馬以往將安之乎何可長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噫大丈夫値多難之際宜乘屯極則開亂極則治之機淋烈振作一番天下事尚未可知至于泣血漣如彼婦人女子之所為豈不可羞也哉

問兩婚媾如何曰陽下求陰為婚初求二二之不字

非應也。初求四。四之往。應也。若說二求五。四求一

豈有陽不倡而陰倡。男不求而女求者乎。

山水蒙 ䷃ 坎下艮上

問蒙亨至聖功也曰。蒙亨以下。是段段釋卦詞。非單以時中貫也。若曰。蒙何以亨。以亨之道行時中也。蓋蒙有亨道。時中。即先後緩急。因其機而發之耳。二以剛明任發蒙之責。而五方在童蒙。原是一氣相須。非我求童蒙。我固急急發蒙。但不可往求耳。童蒙求我。則以我感而彼應也。凡卦初則尚一。二

三則煩雜。蒙之決疑于師。猶筮之決疑于神。初來求教。其心寂誠。則告之。何以告。即以二自有之德告之也。九。剛也。二。中也。故曰剛中也。再三瀆。謂不如初筮之耑。一則勤師而寡功。與不以三隅反同矣。故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也。再三瀆。是蒙瀆開蒙者。若告之。是又瀆蒙也。瀆蒙。則瀆亂本來天理。而無開蒙之時矣。故不告也。夫貞所以利者。養蒙以養正。聖功也。聖只是一個正。而蒙體原正。聖所以蒙也。蒙所以聖也。其功在養之以亨行時中而已

矣。蒙亨以此。

問剛中時中云何曰。二。陽德處中。故能發蒙。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亨道。時中也。此是剛中之用。五之志。未與二應。童蒙不求我。而遠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問發蒙包蒙見金夫困蒙如何曰。初近九二。故云發蒙。利用刑人。用以脫桎梏也。兩用字。相承說。以刑言。即刑期无刑意。以蒙言。蒙氣不除。則拘束如桎

梏也。一用便舍。若往而過督焉。失時中之教矣。吝。

九二。成卦之主。包蒙者以一陽統四陰也。納婦者

正應在五。陽爲夫。陰爲婦。五陰下求二陽。而二不

拒。爲納婦也。若以尊卑言。則五又爲父。二爲子矣。

五以開蒙之責。委之于二。而二能納而包之。則子

克家矣。謂能治蒙也。三應上九。以上陽剛。故稱金

夫。非二也。此六三之女自往求見。是不待命而嫁。

不有其躬矣。謂失身也。無所利。故勿用取如是之

女。以愉人之徇欲喪行者。聖人不復以蒙待之。拒

而勿敎矣。六四以陰居陰。而又陷于上下重陰之中。蒙之甚者。若能隆師敬友。下求九二剛明之賢以自益。蒙猶可治也。而卒困于蒙。是非蒙能困人。人自附于蒙而已矣。吝。

問卦爻二童蒙如何曰。匪我求童蒙、童稱而蒙昧也有待發意。童蒙吉、童蒙故吉也。居尊而柔中。輔助得賢。可以自發其蒙。亦可以發天下之蒙。

水天需 ䷄ 乾下 坎上

問需有孚卦詞如何曰。需是合二體言之。有孚光亨

貞。只完得个需字。无此才。如何需得去。且看坎體中實。而居九五。何等剛健中正。實有其德。是孚。孚則光明而亨通。世固有心誠實而事不正者。如需是事之賊。易之需。非不次之需。見險未可動。是能動而不動者也。故又曰貞。貞則吉矣。以此而需。何所不濟。即險如大川。亦利涉。无覆溺之患矣。

問三陽需義如何。曰。初九居曠遠之地。去險最遠。然以陽居陽。其利在恒。陽以上進爲常。當需之時。以不躁進爲常。順常守靜。故无咎。九二去險漸近。坎

已小有言矣。夫小人之陷君子也。往往始於議論不合。而後禍患隨之。二惟剛中能需。雖有言不信他。故終不陷于險而吉。九三則剛而不中。居健體之上。又上逼于險。性躁暴而事決裂。當必不免于患害。是自蹈患害已耳。寇在外。如云寇已在外矣。非猶在外也。微慎則可不敗矣。

問出穴入穴如何。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六四居陰得正。若需不妄動。故終有出的道理。直到那上六。則居險極。无復可需。有陷入于穴而已。

問何爲不速之客。曰。三陽以剛健之德。久居下位。未嘗忘動。至需無可需。羣陰已退。陽自然要進了。六四出穴。避陽而去也。上六入穴。避陽之來也。不促而來。柰何。惟至誠盡禮以待之。雖甚剛強。豈有侵凌之事乎。故終吉。

天水訟 ☰☵ 坎下乾上

問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如何。曰。凡訟必有所據。故曰孚。然必待決于人。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判。故惕。中吉。中而吉也。訟而不過也。終謂終極其事。非中也。故凶

問初六小有言與需小有言如何曰需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有言也非訾其不能退則譏其不能進也訟有言坎也我不得已而有言也不得已而有言原無言的意思故一辨明即止才弱不能訟位下不敢訟

問從王事无成是无成訟是不敢受成曰據象食舊德從上吉則上指九五也五爲聽訟之主三居剛而質柔承柔皆剛值危懼之地原非爲訟的但處嘗安分守而勿變雖危終吉也然不獲已而從王

訟事五又以中正治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大吉而盡善的。以五而言。是不欲成訟。以三而言。是不敢成訟。即象所云訟不可成也。

問通爻訟不可成否。曰。是九五尊位爲聽訟之主。餘五爻皆訟者也。然剛訟。柔不訟。初三柔也。故皆終吉。二四剛也。二以剛訟剛。下訟上也。于勢不克。四以剛訟柔。上訟下也。于理不可。獨上九處卦之窮。訟之極。又與三對。柔不能抗。必至取勝而後已。然雖得之。必失之矣。

地水師 ☷☵ 坎下坤上

問師貞丈人吉无咎曰。兵。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只以正爲本。丈人以剛中之德。又得五信任之專。故其事吉。而理无咎也。曰順。曰容。曰畜。曰律。曰懷邦。曰執言。皆貞意。能以衆正。剛中而應。師中錫命。長子帥師。小人勿用。皆丈人意。

問容畜是養之于无事之時而用之有事之日否曰。固是左傳武有七德。安民和衆。看來又兼此幾。養而後用之。寓兵于農也。以此毒天下之民。即以此

容民畜衆。國无流民。而民无叛志。則兵雖危事。危之乃所安之矣。

問二爲師主。既爲衆陰所歸。又得六五上應。恐涉專擅。必中而後吉。是否。曰看在字。明是在師之中。在師中何以吉。九二在師中。故吉也。九二有剛中之德。則愛以濟威。謀以協勇。自有懷邦之吉。而无輿尸之咎矣。

問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曰田已有禽矣。此其所執之言也。若窮山索禽。何言

乎。弗利矣。弗利。即毒也。長于師。師謂九二。此師制之將也。弟子輿尸。謂六三。則偏師之將矣。只不長子而弟子。便是任不專。輿尸。是其師徒喪敗。輿尸而歸也。輿尸何云貞。謂師執言田有禽甚正。然未免凶矣。甚矣任將在得人也。

問錫命有命如何曰。九二錫命。謂命于行師之始。任之專也。上六有命。謂命于行師之終。賞之公也。

水地比 ䷇ 坤下坎上

問比卦詞云何曰比吉者。睽則凶。比則吉也。合人我

言之。凡物相好。一邊做不來。必須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是聚而非比矣。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所謂合人我言之也。如盡瘁聖君。推誠賢輔是也。原筮為比於人者言。方來為比人者言。蓋比不可以苟合也。比我之德也。原筮者反而審其德如何也。元長人者也。永而不斷。貞而不隨。有是三者之德。則无咎而可以比矣。其未比而不安者。方來求比。方云者。謂來而未已也。乃不速而后是亦自外曲成。甘處孤危已耳。故後夫凶也。蓋比

之相親固有道而欲比之志。則不可緩也。卦詞本泛言比道。彖詞方以九五剛中釋之也。不寧方來。謂四陰也。後夫者。後之人也。謂上六一陰也。四陰皆比五。獨上六一陰不比五也。

問比內外比如何曰。內外以上下卦言也。二曰比自內。四曰外比之。此二句虛。其吉在貞。貞故吉也。二之貞柔順中正。比五自內。又係正應。故吉也。四之貞。居柔得正。外應乎五。初四不應。舍昏柔而比陽剛。故吉也。夫子恐人疑以陰比陽爲非。故又釋之

曰不自失也。比賢以從上也。若以內爲潛修待上。則外字如何說去。

問比之匪人指三四否曰。若以隨時取義。費許多解釋。只在應上說。初應四。四二應五。皆比得其人。惟三應上。比之無首者。故爲比匪人也。

問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曰五居尊位。陽德光顯。爲群陰所比。故曰顯比。亦是其中正無私之意。顯然緜自於天下也。五以一陽比五陰。固以恩惠來天下之比。亦未嘗不以刑威齊天

下之未比者。古者天子田不合圍。於殺物之中。寓生物之義。三驅失前禽。謂我自解網。前禽聽其自失。无過求之心也。然我雖不過求天下。而天下不能外王者。由邑人而天下。有不待告誡。莫不靡然順從之矣。吉。王者化從近始。言邑人以該遠也。于失前禽。見去而不追。于不誡。見來則撫之。勿重出。

問比无首與乾无首如何。曰。乾无首。剛變爲柔。不爲首也。比无首。陰柔居上。不能爲首也。以不能爲首。率衆陰比于一陽之意。

風天小畜 ☴☰ 乾下巽上

問小畜亨意如何曰。只是以陰畜陽。故小。畜不任。便行將去。故亨。雲。陰氣也。自我西郊。地旡陽氣。陰便蹈不得了。故不雨。蓋言單陰不雨。陽志行。便雨了。

問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曰。健而巽。以二德言。剛中志行。以二五言。五陽畜于一陰。爲二五剛而得中。爲剛中。陽氣上進。四陰畜他不住。乃亨。密雲不雨。陽不止而散做雨也。故曰尚往。謂陽猶往而上也。自我西

郊。陰不能止陽。降而成雨也。故曰施未行。謂陰之
志不得行也。
問風行天上云何。曰。陽包陰內不出。則為風。是畜風
行天上。畢竟陰畜陽不任。是小畜。畜德以統體言。
故為畜之大。懿文德以發見言。故為畜之小也。
問小畜爻義如何。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
之義。初九前遠于陰。以剛正能復。雖與四應。不為
所畜。復自道者。復在我。當由之路。謂我原有進身
大道。不援他塗以進也。九二漸近於陰。剛中而志

行。牽復者。謂爲初牽連以復也。大抵卦全體。一陰畜五陽。上下體。則巽畜乾也。乾爲巽畜。三陽不得不進者。其勢也。九三迫近四陰。比昵易生。獨初。二。道合志同爾。初守正不枉。二雖剛中志行。而上無應援。不牽復。二未必進也。牽復。則初。二同進矣。以抗四陰也。與三爻一陰二陽。自乾觀之。通與三爻皆陰也。以一四陰。畜三陽不勝。故因爻上合二陽之志。以共畜之。非單指五也。蓋同居巽體。无有不合也。九五富以其鄰。以其富與四也。夫四何以血

去惕出。以二陽助之也。至富以其鄰。則眞助之矣。

上九旣雨旣處。爲四和而止也。亦是助的意思。此

又一陰畜五陽之義矣。

問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曰。據象詞上合志觀之

是上合二陽之志。以畜下三陽也。乾陽銳而上進。

巽欲畜之。六四獨被其衝。以中之信。依附九五

攣如之陽。上九和止之陽。合志共畜之。則可以血

去惕出矣。以陰畜陽。陽不爲畜。原有傷害憂懼意。

虛中巽體。正是他孚處也。

問上九爻詞云何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謂陽往而不處也。不處。則不和。不和。則不雨也。既雨者。既處也。處則和。和則雨矣。乾陽不受巽畜者也。巽陽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畜矣。謂以巽之六四。畜巽之上九也。體陰而爻陽也。故既雨既處也。然陰何敢畜陽。蓋漸積使然也。六四。無刻不思畜陽也。畜初。畜二矣。皆不爲所畜也。至三則係畜矣。猶陰陽爭也。亦不爲所畜也。至九五。則推曾厚之力以與四矣。以同君巽體。故反助之也。上九居巽終而畜

極矣。只得處而和矣。夫以六四一陰。而畜上畜下。宜其傷害憂懼。而反无咎。豈一朝夕之故哉。益尊尚陰德。至積滿而然也。夫陰何敢畜陽。以婦制夫。畢竟于理不順。雖貞亦厲。以戒巽也。巽于是爲幾望之月。夫既雨既處。和矣。君子乃反其和不處而有所行。小人能無疑哉。疑則傷。懼其有行。血而傷我也。疑則變坎爲盜。故凶也。以戒乾也。然却陽有長的意了。月一盈。便虧也。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于陰哉。

問富以其隣是以上四爲隣資其富以畜是以四爲隣推其富以助其畜曰。據彖云不獨富觀之却是推富以與六四。益六四爲畜主。只巽順中虛。卦甚軟弱不足也。又同居巽體。故反助之也。此巽陰畜乾陽之義。

天澤履䷉兌下乾上

問卦爻履虎巽同曰。卦詞以兌而應乾。是以下體應上體也。和悅以躡剛強之後也。三居兌卦之上。而過乎乾者也。俱以乾爲虎。九四陽剛而體乾。又履

九五過決之剛。是又以九五爲虎也。卦象柔順而說。以應乎乾。卽莊周云虎爲養巳者媚也。故不咥人吉。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履剛位。和悅之體不具。故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履柔。則不至于疏慕。所以戒懼終吉。不咥人也。

問履六爻義如何。曰。素履者。素其所履也。履道惡華初未交于物。其體潔素。故曰素履也。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又不變塞之意矣。履道坦坦者。所履之道。坦坦也。二以陽處陰。務自謙退。故所履坦坦

平易。無險難也。惟坦坦。則與履道矣。此是幽靜玄
淡之人。守此而吉也。中亂則非坦坦矣。眇與跛柔
也。能視能履。剛也。眇自謂能視。跛自謂能履。六三。
所謂才柔而志剛也。履虎咥人凶者。自傷也。武人
爲于大君者。傷人也。四居乾之初。近逼于五。進而
見傷。則其志不行。愬愬者。兢業也。兢業所以行志
也。剛而能柔。故吉也。決履者。決其所履。無復疑礙
也。无才。不決也。有其才。無其位。不決也。九五。當其
位矣。而才又足以決之。而其下又以和悅應之。一

决則决矣。當决者决之。即不當决者。亦决之矣。則
非獨恃其才爲之。而恃其勢爲之也。故雖正亦危
也。上九處履之終。履道已成矣。視履考祥者。考其
終也。其旋者。考其終如其始也。視履即是考祥。考
祥者。考其善也。惡則不必考矣。以祥往。以祥旋。故
吉而大也。祥者。我所爲也。福慶天所爲也。君子視
履而已矣。何心福慶哉。然而大有慶矣。大抵履一
卦。以陽爻處陰位爲美也。
問兩當位如何曰。六三以柔居剛。則履位不正也。九

五任剛決而行。以其正當尊位也。一則傷于亢。不宜當而非。一則傷于恃。宜當而非。

地天泰䷊乾下坤上

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曰。裁而成天。裁而成地。如天氣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爲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遠。經緯莫辨。聖人則爲分東南西北之限是也。至輔助贊相。纔生出經制作用來。如以生殺宜四時。剛柔宜四方是也。裁成以氣形全體言。輔相以勢時所適言。裁成輔相。所

以左右民也。養以遂其生。教以復其性是也。

問包荒四句平否是分之各一中合之共一中否。曰。撲象包荒尚中行觀之。是以包荒作主。下三句皆包荒內事也。如云包荒。用此道得焉耳。凡包荒者。寡勇忘遠。狃私。于包荒。見二之柔。于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見九之剛。所謂柔而不弱。剛而不决也。故曰得尚於中行。

問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曰。三居乾之已終。而坤之將始。平陂往復。此

天運之必然。所謂孚也。若能艱貞其心。正固其事。
盡人事以回天運。則可以无咎矣。不艱貞則陽陂
陰復。可憂恤孰甚焉。艱貞又何勞憂恤乎。豈惟勿
恤。且有祿益矣。于食有。所以无咎也。
問无往不復如何。曰。无平不陂。指陽說。无往不復。指
陰說。象云。无往不復。合陰陽說。謂陽必復上。陰必
復下也。天地際。謂三四之際。間不容髮矣。艱貞其
可緩乎。
問不富以鄰與小畜富以鄰如何。曰。小畜富。指九五

說陽中實爲富是以其陽剛推與六四共畜下三陽也泰不富指六四說坤中虛爲不富是不借富厚之力能合上二陰行其願也

問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曰完全一個世界直至勢窮理極事不可爲而又以陰柔險王之臣居之城復于隍謂界不承尊坤道圮矣夫界不承尊則民不奉君衆畔人離師尚可用乎勿用者不擾動益重其離散也自邑告命或四境已削窮守一國或四境孔亟治自近始告命如悔過

之詔。極痛哭流涕之情。如施仁之辭。備維持補救之策。雖告命亦正。然可羞吝也。謂告命之已晚。又告命之難遍也。

天地否 ䷋ 坤下乾上

問泰先小往大來後吉亨否先不利君子貞後大往小來云何曰。泰以天運推之人事。歸之天也。否則人事參之天運。責之人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非謂否之時。不利君子貞也。

問不可榮以祿是不可得而祿否曰還是說君子見

得否時。不可有爲。不可榮以祿。蓋君子无日不思
濟否。但相時而出耳。若是不可得而祿。則是獨善
者流。否終不能濟矣。
問包承包羞如何。曰。六二陰柔中正。无傷君子之才。
亦无傷君子之心。一味包容承順。小人不傷君子。
君子自不去傷小人。故小人吉也。若九三。則以剛
居柔。雖无傷君子之才。而有傷君子之心矣。包羞
者。小人以傷君子爲快。泰嘗不以傷君子爲耻也。
問有命无咎疇離祉。曰。否九四與泰九三對看。有命。

炤平陂往復。泰過則否。否過則泰。天運是如此。无咎。炤艱貞无咎。此處有力。卽所云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意。疇離祉。炤勿恤食有。謂必艱貞无咎而后獲食有之福。必无咎而后爲疇類之祉也。疇謂五。上。上二[。]陽。

問休否傾否如何。曰。否漸次消將去。直到五爻。乘世界搶攘之後。天方厭亂。大人因其機而休息之。故曰休否也。大人吉者。卽六二否亨之大人。前此安其否者。有其德而无其位也。无權以制小人。不否

則爲所誘而進矣。九五以大人之德而居大人之位。如是則可以休天下之否矣。休否故吉也。休否云者。非否休也。休休而未離于否也。故又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上有將泰之機。九有濟否之力。傾如水之傾也。否盡變而泰矣。先否後喜者。喜從其亡其亡憂懼中來也。

天火同人 ䷌ 離下乾上

問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曰同人取義甚多。然各同人以二五居人位也。他義只說得個同

字。同人于野者。我同乎人。人同乎我。無論尊卑大小。無一人不在同中。則曠遠無私。同便是亨。且利涉大川。何艱危之不濟哉。然必所同者合君子之正道。乃為利也。

問乾行君子正通志義云何。曰。成卦之義。以二為主。九五中正。二以柔順中正應之。謂二同乎五也。須是剛徤的人。方做得同人的事。一味柔懦的。如何出外面同人。且涉險乎。乾行。謂九五也。以象則文明以徤。以爻則中正而應。君子正。君子貞也。兼二

五說。推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志通。則人同矣。志通。則人又可不必盡同矣。

問類族辨物如何曰均是族也。而有親疎厚薄不齊。君子比其不齊者。類做一處。親厚類親厚一族。疎薄類疎薄一族。物是族中應有之物。卽服物章采之物也。度數等威。各歸其則。親厚疎薄而無過不及之差。是謂辨物。所以審與以致同也。

問同人于野門宗郊義云何曰門以內爲家。家之內有宗。同人于宗。同一家之人也。曰同人于門。猶未離

乎家也。孔子恐人錯認。故又曰同人于門。是出門同人也。既出了門。便同一國之人矣。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郊較國中的人爲少。較曠野的人爲多。但可云不曠遠。豈可云荒僻乎。上九是個孑處獨善的人。其志趣狹小。獨善則不肯同人。狹小則不能同人。故曰志未得。得則同矣。若同人于野。是又廣又遠。推之天下。亦猶是也。

問伏莽乘墉如何。曰。六二一陰爻。爲諸陽所同。初上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爭。惟三四兩爻居二五

之間三以陽居剛。不得中。四剛而不中正。其意皆欲同乎二。三懼五之見攻。故升高伏莽欲敵之。以居外卦之下。故曰伏莽。以居內卦之上。故曰升高。而五陽方剛。不能奪。故不能行也。四亦與五爲從者也。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者。謂升其墉以攻之。猶升高之升。非乘承之乘也。弗克者。邪正之義弗克也。攻。攻取之攻。非攻伐之攻。弗克攻爲困。困而反。則不攻矣。故有悔過之吉。二與五正應。始雖睽。終必合。故先號咷而後笑也。二爲三四所隔。不

得其同。二柔。易退君子也。三。四剛。易進小人也。五必大奮剛勇。不爲邪間。然後得與二合。故曰大師克相遇也。諸解以三攻五。四攻二。則九五大師克三四。爲矛盾矣。

火天大有 ䷍ 乾下 離上

問應乎天而時行曰。應天者。九二上應六五。時行。則六五得九二之應而時行也。柔得位大中。上下應之。專指六五之位言。剛健文明。雖兼兩體。若以五陽之有。皆一陰之有。即以統歸六五之德可也。有

其德。則應天而時行矣。時而行其德。則德足以任事矣。時而行其明。則明足以燭理矣。非天時之時。又非當可之時也。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當大有之初。陽剛居下。上無應與。自家還出來底儉溢。還不敢做出大有的事。故无交害也。一交便有貧富多寡之跡。小則爭競。大則撓奪。豈不有害。无交何害矣。匪咎无咎相叫應。夫財富衣食之源。天地間極正大的道理。本匪有咎者也。然必艱處則无咎矣。此主提

傳。本義。則云未涉乎害。何咎之有。以匪咎足上句矣。

問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云何曰。乾爲大車。九二體乾。故爲大車以載。謂載五也。有載而不可往。往而輙敗者。積中多。而車小也。若大車以載。則足以勝重致遠。何敗之有。中。猶内也。非剛中之中也。

問厥如之吉易而無備是直解是轉語曰。據宋儒云厥如之吉。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九家易云。六五爲卦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

脩。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此說好。

問上九自天佑之如何曰。只在上九看出天佑來。上九以陽處上爲剛極。巽體居上。又爲明極。剛極宜有招損之虞。明極則知持滿之戒。六五虛中。信德。而已履焉。履信者也。諸爻從剛。五獨從柔。柔爲順。下以從五。思順者也。物不累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非以賢屬五也。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繫詞具焉矣。

地山謙 ䷎ 艮下坤上

問卦爻兩有終如何曰。卦詞先謙亨而後有終。謙便亨。故有終。即在亨上見。謂君子常常如此亨也。九三勞謙。非謙難也。勞而謙。難也。久而不變。乃謂有終。有終則吉也。是勉詞。

問六二中心得上六志未得如何曰。俱是以陰居陰。俱是鳴謙。據傳中心得。對勉強言。若以志未得觀之。非是。六二得力處在貞。謙而不貞。則流于邪佞。畢竟非謙本意。故貞則吉也。上六雖謙極有聞。其貞未可知也。故志未得。謙之志未得也。惟志未得。

所以行師治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

問鳴謙曰。總是有諸中。必形諸外。卽根心生色。睟四體之意。六二上六。俱以柔居柔。謙德積于中。自然發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中正之德。二所自有。故吉。上六居柔順之極。又居謙之極。太過於謙了。便要帶些剛武。故利用行師。行師未免動衆。而以謙用之。則利矣。云濟也。然但可以治所私而已。若好大喜功。勤遠畧而四征焉。則又有害于謙矣。卽鳴豫。亦是發于聲音顏色。但謙是蓄極而露。豫是

自滿而發也。若曰。謙極有聞。亦豫極有聞乎。說不

去矣。

問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曰。无不利者。上與下无不利也。非单指利九三也。若曰。六四上承謙德之君。下乘勞謙之臣。而在我又柔謙自處。上也是利我的。下也是利我的。可云謙已極乎。愈當謙抑不違。發揮于辭氣容貌之際可也。葢前此謙德緼于中。兹則謙容形于外也。總是示不敢自安之意。此六四所以處上下兩利之地。近上不嫌。乘勞不忌者

乎。然撝謙。非為諂取容也。要直還當然之則而已。

故曰不違則也。

問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曰。六五以柔居尊。不言謙何也。臣民之謙。皆其謙也。如是則不待勢驅力服。臣民信從之者衆矣。為不富以其鄰之象。居柔故曰不富。人只見謙是卑遜的。不知謙是極剛強的。時而降志以從賢。將而厲威以除暴。故曰利用侵伐也。謂用侵伐。利也。无不利者。即不用侵伐。无不利也。

雷地豫 ䷏ 坤下震上

問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曰。豫之義。剛應而志行順以動。此其所以豫也。四以陽為卦主。五陰從之。剛志大行。故曰剛應而志行。謂四一爻也。坤下震上。是順以動。謂二體也。諸做此。

問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曰。總是豫不可溺。有應有比的易溺。初應四。三五比四。故曰凶曰悔曰疾。獨二陰柔中正。雖在衆陰之中。確然自守。其介如石焉。謂不為四搖動也。如此守得定。原是見得明。

若富貴已極。盈滿難居。則見幾而作。寧俟終日乎。

謂能舍豫而不處也。此則中正有守。吉可知矣。

問六三盱豫悔遲有悔曰。正與六二相反。盱豫與介石反。遲與不終日反。則以中正不中正故也。九四爲衆陰所歸。是極豫的。九三是依附趨勢的小人。只覷得四的富貴。畢竟良心過不去。豈不愧悔。然能見幾而作。速速割斷下來。不爲逸豫所溺。也還改得前非。若遲了。則必有悔吝矣。

問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曰。九四居大臣之

位。莫不由之以豫。莫不由之以豫。故大有得也。謂以一陽得五陰也。四以陽居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朋焉。大有得。卽是朋盍簪。又戒勿疑。何也。曰。卽以大有得疑之也。四以陽居陰。陰性善疑。大豫之時。謟容易生。則疑之。大豫之后。猜忌易形。則疑之。安望朋類盍聚乎。勿疑者。不外親而內疑。不於親而終疑。由是則同類之朋。皆樂聚而爲吾用矣。

問六五貞疾恒不死曰。貞謂六五雖陰柔而居君位。沉溺于豫。不知何曾得豫。惟疾苦而已。疾者。豫之

反。四擅權得衆。五未免受制于四。故不豫樂而疾苦也。貞疾者。痼疾也。卽恒之義。言雖常常疾苦。亦常常不至亡也。貞疾。疾府之所在。不死。則位之所在矣。故曰乘剛。又曰中未亡也。

澤雷隨 ䷐ 震下兌上

問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曰。凡物不自變。以隨時也。幾變動。則貞不貞。未可知也。惟初爲震主。有官守者也。九之剛。能守官者也。官在乾之上。今來居坤之初。官之有渝者也。官守者不可渝。今以乾柔

之陽。變震體之陽。有渝而正矣。故吉也。然必由門

交乃有功。否則隨于私昵。豈但无功。凶吝因之矣。

官有渝。貞吉。是一直說。出門交有功。方是戒詞。將

說貞而后吉。出門交而后有功。豈有貞而又私者

乎。已正而吉矣。出門云云者。所謂因其正而廣之

也。非兩爲戒也。

問六二六三同異曰。二爲陰柔。不能自立。乘初陽近

而係之。則五雖正應。必失之矣。謂失其所不可失

也。三與初。同居異體。而切近於四。上比于四。故下

失于初。謂失其所當失也。但以六居三爲不正。又與四非應。故二无戒。而三有居貞之戒也。

問三隨有求得四隨有獲同異曰。三之隨。隨其所當隨。以下隨上也。謂有求于四。四必應之。故曰有求得也。四之隨。隨其所不當隨。擬五之隨。以爲隨。謂以得五之隨。爲獲也。三則居貞利矣。四則雖貞猶凶也。

問四有孚五孚于嘉兩孚如何曰。隨有獲。非隨上之義矣。必有孚于五而后无咎也。恐四之不善隨乎

五也。九五為隨之主。得衆爻之隨者矣。而五之舉唯在于二。吉者。謂隨之至善者也。喜五之隨乎二也。

山風蠱 ䷑ 巽下艮上

問蠱元亨利涉大川曰。天地間治亂相因。治則必亂。亂則開治。前人敗壞之終。後人振飭之始也。且看天下全盛時。朝野無事。海內乂安。在上的一味養尊處優。不肯操作。在下的又委意承順。而无囬忤。所以剛柔之氣不交。只此巽而止。便釀成敗壞的

道理。只此巽而止。又漸向治平的機括。只此巽而止。又生出濟險維艱的事業。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所謂往有事。大亨。而大下之蠱可治也。甲始也。先甲后甲。即先始后始。故始必有終。而終則有始也。

雖天運然乎。亦人事然耳。

問諸爻父母取義如何曰。艮止于上。爻道也。巽順于下。于道也。此以卦體言。初應四。而四柔。柔非父也。故以艮爲父。二應五。而五柔。故不取父而取母。皆尊稱也。三以上爲父。上在事外。如父老。以家事付

其子。六四居艮之下。五居尊得中。則以五爲父。五雖居尊位。而以子道自處。則又繼體之君矣。雖天子必有父之義也。

問諸爻幹蠱義如何。曰。初六幹蠱在厲。艮是剛陽的。而初六又陰柔。非打起精神。着實矯厲一番。濟得甚事。故須厲。曰意承。不惟事矣。九二幹蠱在不可貞。五是陰柔的。而九二又是陽剛。是在委曲調停。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固執己之道。不惟傷恩。亦且扞格矣。故不可貞。曰得中道。非以其位也。九三

幹蠱。其有悔處。以陽居剛。未免徑情太過。其無大咎處。亦在陽剛。以方蠱。非其才不濟也。六四艮體。已是止了。而又爻位皆柔。止者怠弱者懦。優游寬緩以付之。是謂裕父之蠱。五奚顯焉。蠱將日深矣。故往見吝。六五幹蠱。在用譽。譽即毁譽之譽。謂二也。五有治蠱之責。而六有治蠱之才。然虛心應賢。猶可相助爲理也。用毁譽與用賢而得譽。較直捷矣。

問上九如何在事外曰。以其居九。則有陽剛之才。以

其位上下无係應。則在事外。大約君子當蠱世。其出也。盡力以濟焉。得巽之義。行其所當行也。其處也。潔身以退焉。得艮之義。止其所當止也。

問上九當蠱世如何坐視蠱壞不治。曰還是那蠱到此時。上下皆幹得好了。君子可以不出。又无應援。不偶于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外度之世。內度之已。合當如此。故曰志可則也。

地澤臨 ䷒ 兌下坤上

問臨剛浸而長各節義云何。曰剛浸而長。自復一陽

生。積而至臨也。謂二陽臨四陰也。浸字內已具有

循環的道理。說而順。內兌爲悅。悅則二陽之進爲

不逼。外坤爲順。順則四陰之從爲不逆。謂二體也。

剛中而應。謂二五爻也。此上下之互爲臨也。只說

得一個臨字。若曰。以此臨小人。其元亨必矣。而又

戒以正何哉。好正而惡邪者。天之道也。天道倚伏。

无平不陂。至于八月。无有不凶者。勿謂剛長。不久

當立消矣。君子體天道以盡人事。安得不以正乎。

信乎不可不早爲計也。纔是解利貞。因經文有至

于字。纔提出天之道來。自復至姤卦。凡八爻。非謂八個月也。

問咸爲感。感爲徧曰。以陽臨陰。謂之感。以陰從陽。亦謂之感。陰陽交感。謂之咸。四陰從二陽。亦謂之咸。但咸字該得感字。感字該不得咸字。且以二陽感四。五二陰。道三。上不問。亦狹矣。還作徧爲是。

問初九九二俱咸臨而戒勉異何也曰。初九剛而未中。猶伏處乎下。未當臨陰之位。惟當固守其志。以從二。二剛而得中。其勢上進。當臨陰之任矣。不過

率初陽同往而已。貞吉者。以貞而吉也。戒初也。吉而无不利者。旣吉而又无不利也。勉二也。

問甘臨至臨如何曰。甘臨。謂以甘說邪媚之道臨人也。至臨。謂以親近切至之心臨人也。三當兌口。四居順初。三不中不正。四正而不中。而初二兩陽浸浸上進。勢將逼已。三四只得委曲依附。還可免咎。但三做得有跡。而四稍出至誠耳。三乘陽而四應陽。其當位不當位之別與。

問未順命云何曰。一說五順體。二說體又陰陽相感。

出于至誠。非由順上之命。一說。以陽剛之臣。事柔弱之君。君命有當於理者。則順之。有不當于理者。則不必順也。期于以道事君。而不可苟于從命也。此義較好。

問卦詞初九九二是以剛臨柔餘四爻俱以上臨下上九无位何以爲敦臨曰。天高覆物。上臨下也。地厚載物。以下承上。非臨也。上六陰柔。以坤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臨。得坤上一爻之

義。

問志在內云何曰。志在升二陽也。陰以陽爲主。又下卦爲內。故云志在內也。

風地觀 ䷓ 坤下巽上

問盥而不薦其說繁多如何曰。盥而不薦者。謂祭祀之時。澆盥手灌神。一切薦腥薦熟。都未曾舉而行之。如人君出身加民。端拱在上。一切規爲制作。亦未嘗舉而行之。而天下之人。已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蓋不待覩其行事而化也。

問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曰。却是從盥而不薦上。生出神道來。若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四時觀天而化也。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也。蓋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物生。聖人篤恭而天下平。天道其神矣乎。聖人體天設教。其神矣乎。總是自然觀感的道理。不犯手做的意思。

問兩觀我生觀其生異同曰。諸爻皆欲觀五。而觀以遠近取義。遠五者凶。初二也。近五者吉。四也。惟三

居進退之間。故不觀五。但觀我生。以我之通塞。爲時之進退。察已以從人也。九五以陽剛居尊位。其下四陰。皆仰而觀之。我將何觀乎。但觀我生。以風俗之從違。驗所行之美惡。察人以修已也。上九有德无位。亦爲下所觀。豈可以天下事。无與于已。而安然无慮乎。但觀其生。可以仰瞻矜式與否。以見賢人君子。雖不得位。而其志。固未得安然平定。一日忘天下也。又見得无位。故不觀五。

火雷噬嗑 ䷔ 震下 離上

易同上

問卦以噬嗑剛柔雜勝曰。噬而后合。畢竟是剛勝。只六五君位。以寬仁爲德耳。且如中四爻。皆是用刑的。所値閒有大小。則獄有難易。二五相應。而二以柔居柔。五則以柔居剛。而噬乾肉難于噬膚者。五之才。勝于二之才也。三五俱以柔居剛。而五得黄金。三遇毒者。則以五之位。勝于三之位。中正不中正故也。五視二三有異矣。爻詞但云无咎。不及四之吉者。則以五之柔。又不及四之剛也。

問六二噬膚何至滅鼻六三噬腊肉又遇何毒曰。噬

膚不是從易入。是用法之輕。不肯酷刻的意思。以柔剛不服。浸淫以至滅鼻。非任刑之過也。腊肉。堅剛之肉也。毒。若惡之味也。腊肉已是難齧。更遇毒味。即失政刑人。刑人不服之意也。若四噬乾胏。得金矢。五噬乾肉。得黃金則刑人而人服矣。毒于何有。不服。則不肯入金矢求聽矣。二居柔。故雖滅鼻无咎。三居剛。故先吝。后无咎也。

問膚肉腊胏義云何。曰。因也。膚。易噬者也。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胏者也。小物全乾為腊。腊則有骨矣。

比乾肉難矣。胏則骨大于腊。此腊又難矣。噬。所以
治囚也。初无咎。因可无咎也。二。三。五。无咎。因不得
而咎之也。卦以四爲腊。則受噬在四爻。以初上爲
刑。則受噬又在初上也。四反爲噬主矣。其取義不
同如此。周禮。訟小出束矢。謂百矢也。獄大出鈞金。
謂三十斤也。而後聽之。四矢金兼得。五獨得金者。
臣大小兼聽。君聽其大者而已。
問九四利艱貞五利貞云何曰。九四任剛。是他極滑
手的。六五任柔。是他極平常的。一戒其不可全剛。

一戒其不可全柔也。

山火賁 離下艮上

問賁亨小利有攸往曰。凡物得所飾。便有體裁。便極光華。便行得去。故亨。惟飾而后亨。故小利于進也。本大而文小也。以卦變言之。此本泰卦。柔來文剛者。剛得柔而后文也。剛、一而實者也。本也。柔。二而虛者也。文也。剛不得柔。便不成文了。剛而得柔。成一個離體。離明于內。所謂凡物得所飾。便有體裁。便極光華。便行得去也。故亨也。分剛上而文柔者。

上卦體原是純柔的。柔不得剛。却也不成文了。剛往而文柔。一而實者。一爻也。二而虛者。兩爻也。畢竟剛又文不過柔。却又成一個艮體。艮止于外。畢竟有行不去的物事。故雖利攸往而小也。

問天文人文如何曰。剛柔交錯。自然而然的。天文也。如四時之變爲春夏。柔交于剛。變爲秋冬。剛交于柔是也。文明以止。是文配得的妥當。各止其則而无過不及之差。人文也。如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禮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是也。

問賁趾賁須如何曰。君子无位在下。體明德剛。自是賁飾所行。然賁趾莫若車之榮。而君子舍車而徒者。決于義也。蓋人當貧賤。往往不顧所安。君子一發足之初。寧卑无苟。蓋以道德爲賁。而非以富貴爲賁者也。賁須者。賁美其須也。須是天生自然的。豈可賁飾其美。然非无附而生。生于頤也。頤盛則須潤。頤衰則須枯。如陰不自明。得剛而明。陰不自立。得剛而立。賁其須。賁其所附之頤也。三在二上。頤象。二在三下。須象。附三而動。故曰與上興也。

問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曰。三與上无應。居二柔之
間。相比成賁。所謂剛柔錯而成文也。賁飾之盛。光
輝潤澤。故濡如也。三。剛之正。二。四。柔之正。非不貞
也。但須永耳。能永貞。則二陰于我。爲潤澤之濡。我
于彼。爲不陷溺之濡矣。故吉。互坎有濡義。亦有陷
義。故云。終字根永字。莫之陵。根貞字。這便是吉處。
問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曰。六四。柔也。
柔得剛而成賁。三與初。皆剛也。但三非應。而初應。
故四求初。不求三也。四與初。初本當賁如。而爲三所

膚。則失所賁而皤如矣。皤。髮白也。陰盛陽衰之象。
謂柔不得剛也。馬。人所乘。人白。馬亦白。謂六四德
與位皆柔也。四乘馬以逐初。其急迫惶切之狀。有
如飛翰之疾、而卒爲三所隔。九三剛正。非是害我
者。求與我相合耳。寇害也。婚媾合也。三若曰。等剛
耳。與其遠而求初。孰若近而比我乎。而其如四守
正不偏何哉。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內三爻屬離。以文
明爲賁。初賁趾。二賁須。三賁濡。皆有設飾也。外三

文。屬艮。以篤實爲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无設飾也。從來說朝廷則爲華美可觀。丘園直是樸素。六五柔中。能樸素是崇。不事靡麗。有丘園象。曰賁者。這是賁的正道。蓋无文爲文也。夫崇樸固是好事。若當用處。亦不可太慳了。如束帛以將祀神禮賢之誠。而乃戔戔如此。則是无所不非薄矣。故吝。然抑浮還淳。故又終吉也。又兼承乘二意。見得六四以白爲賁。已開其始。上九亦以白爲賁。又返其終。總合成得一个艮體。以篤實爲賁也。戔戔從

淺。淺小之意也。

山地剝 ䷖ 坤下艮上

問君子尚盈虛消息有人事否。曰此正是君子觀象處。盈虛消息。是天運自然道理。君子尚之。一則順而不敢違悖。盈與俱盈。虛與俱虛。消與俱消。息與俱息。若拏陰方銳然並進。而我盡力與之爭。將必激裂而不可爲。一則止而不許窮極。虛其所盈。消其所息。如五陰並進。只有孤陽在上。若任他再盈再息。則并一陽无之矣。所以他象不言觀而獨于

此發之。以見君子治剝。非惟力到。亦其識定也。

問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曰。山高于地。而反附着于地。謂高附于卑。貴附于賤。于事理不順。故剝。然坤厚能載。山所以安其居而不搖。君子厚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卦以下剝上取義。五陰剝一陽。象以上厚下取義。以一陽統五陰。卦則成剝之義。象則治剝之道也。

問六五居剝之極如何又率從陽曰。剝至此。再剝不去。只爭上九一陽。再剝。即是純坤了。天下可一日

无陽哉。聖人見得已有復機。不以天行自然處見復。而以人事轉換處見復。六五若曰。與其以夬剝陽。至于凶。孰若以夬承陽之爲利哉。魚宮人。皆指衆陰。貫。統率也。謂統率衆陰。受制于陽。如以宮人寵。一聽其指揮也。

問上九碩果不食如何。曰。碩大之果。如何不食。只在木末。還未食到耳。噫。亦危矣哉。且如小人害君子。不剝盡不休。但留得些公道在。畢竟小人不能勝君子。依舊得坤輿。爲群陰所載。當其剝也。君子潛

匪遠害。不敢與爭。及其剝而將復也。小人又來承順君子。故曰君子得輿。小人情狀可羞如此。若小人當初極力剝君子。以爲害君子。不知適足自害耳。故曰剝廬。

地雷復䷗震下坤上

問剛反剛長如何曰。一陽纔自剝來。爲剛反。此是自然運行。反來。纔會長。長奈何。養長之勿折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問動而以順行云何曰。天地氣機。不動不復。陽纔動。

前面便有許多阻得。一陽承五陰。陽何等微。陰何等盛。若不順行。則疾之者衆矣。尙何朋來之有。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其見人之心乎。天地生物爲心者也。人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半。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

問六爻復義如何曰。以初爻爲主。諸爻以得陽吉。不得陽凶。幾個復字。俱是有力量的。俱根動而以順行來。動而順行。此其所以復也。不遠復者。謂不遠

以爲復也。復善貴早。不極其徃而復之。故曰不遠也。若失之遠而復。必至有悔。不遠而即復。可以不至于悔而大善也。炤下修身說。則復有克治省察之功。非謂離了剥。便復也。休者。善也。仁爲元善之謂也。休復者。仁以爲復也。初九克復之仁人。而二近之。柔順則不挠私。中正則能從善。下仁者。謂下之而不敢先。下之而不敢後也。不敢先則驕矜之氣消矣。不敢後則切磋之益進矣。而仁在其中矣。故曰休復也。非耑以美訓休也。頻復者。謂頻而失。

又頻而復也。謂失之時少。復之時多也。六三以陰居陽。陰柔則不能固守。陽剛又能健進。于其頻失也。則危之。復善而失。危之道也。于其頻復也。則許之。若曰人患不能補過耳。于義復何咎哉。六四處上下四陰之間。易于偏倚。一不中行。則比于其類矣。中行。所以獨復也。獨復者。謂不從其類而獨下應于初也。夫初有道之仁人也。見道而不見衆。能從有道仁人。自復于善。是乃所謂獨復。是乃所謂中行也。敦復者。敦固以復也。六五體柔居剛。无應

失位。其復善也。居剛。則有躁妄之虞。失位。則无應

與之助。復之不敦。所以有悔也。敦固以復者。謂下

順陽剛。信之篤。守之堅也。六如是則動不失中順

之德矣。自考云者。謂以中自考也。不考。則其中未

可知也。能自考者。則動不失中順之德。故敦復故

无悔也。此王侯果說。程朱俱解考為成。成不如省

之用力也。迷復者。迷而不知復也。謂位高而无下

仁之美。剛遠而无還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

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以昏迷而不知復也。卦以

氣數言。爻以人事言。

天雷无妄 ☰☳ 震下乾上

問不利有攸往與无妄之往何之矣云何曰卦傳云旣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因彖有无妄之往。故于往字下。添一轉語也。若本義云。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往何哉。似非无妄之往。當云不正之往。何之矣。彖傳云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更有往。將何之矣。此单指上九一爻言也。爻詞另取義。直云无妄則往吉矣。

與卦彖詞不同。

問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曰。天下雷行。是滿天下。皆被雷振發起來。如蟄斯覺如醉斯醒。從前昏迷不解的。憬然有觸。邪僻不眈的。豁焉頓消。物物與以各正。无有差妄也。雷發有時。天之生物。不能違時。聖人贊化。亦不能逆時。茂盛也。茂對時。謂善順乎天時也。對時以育物。謂時而當生。勿挫失了他。時而當成。勿戕害了他。兼人物說。總是全他无妄之理。

問初九无妄往吉曰。只初九以陽剛。變柔而居內。便是寂初一念。便無夾雜。便往而无滯碍。或曰。初與四无應者也。无應奚往。蓋兩剛相遇。不牽係應之私。是之謂无妄。此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也。觀二三有應。反不免災疾眚。則知无應者之爲愈矣。

問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曰。此只是假象。不必太泥。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農始于菑。終于畬。夫耕穫菑畬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不耕穫菑畬者。皆无所爲而爲之也。二柔順中正。

居動而能不與俱動。因時順理。自始至終。无一毫計功謀利之事。故取象如此。所謂无妄也。惟不妄往。則往而利矣。故曰利有攸往也。

問无妄之災妄動有得便有失行人邑人非以爲彼已如何。曰固是。但象曰。行人得邑人災。看來是以下句解上句。是邑人罹无妄之災也。若牛是邑人得了。災自我致矣。何云无妄。

問无妄之疾是不期而有否曰固是若以无妄之義言之九五是陽剛充實之人。精神完足。腠理強固。

而又順時調燮。不過不隨。何等中正。豈復有疾。如其有之。是亦風寒暑濕之所爲。非腹心之瘥瘵也。勿藥自愈而有喜矣。若遽以藥石攻治之。反益其疾耳、此義較穩。

問內震外乾无妄分動靜否。曰。六爻皆无妄也。下三爻震體。初往吉。二利往。三行人得。當動而動也。上三爻乾體。四可貞。五勿藥。戒動也。上行有眚。動將何之。故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皆妄也。

山天大畜 ䷙ 乾下艮上

問大畜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曰乾體剛健艮體篤實輝光兼二體言謂所畜既大則有諸中必形諸外也然蘊畜无窮又當日新其德令日進一日而莫之已也

問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曰六五以君位而能尊尚一剛于己之上是謂尚賢尚賢者尚其剛也夫無陰爻則以同類而不相畜无陽爻又以坤順而不能畜然則畜乾之陽者六四六五也而助六五畜陽者上九也能止健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

謂以剛畜剛也。夫以剛畜剛。乃大者之正也。而非二柔小者之爲矣。尊陽也。此釋利貞之義。

問尚賢養賢如何曰。以一陽在上。故曰尚賢。二應五在下。故曰養賢。不家食。言六五不可令九二家食。利涉大川。謂六五下應乾之中爻。蓋涉險非乾從之力不能。應乾而行。故利涉也。通指六五說。

問四五畜義如何曰。四五皆柔也。四陰何以畜初陽。以陽微不進。猶可以制。故爲童牛之牿。進則傷矣。不如止之利也。勉初也。二陽已駸駸進矣。是不可

暌以剛也。五即以柔柔之。獲豕之牙。所謂得其要而治之。而二已能自止而不行矣。慕二也。

問上三爻爲畜者也下三爻受畜者也獨九三不受畜如何曰。凡陽遇陰。則爲陰所畜。故初二爲四五畜。三上皆陽。以同類不相畜。但以志合。故相引進耳。又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也。良馬逐者。逐何天之衢也。恐其銳于進。又戒以利艱貞。必艱難貞固而後利也。艱貞云何。日閑習輿衛之事。則可謂艱貞矣。取象輿者。乘內之二陽。欲其同

已以進也。衛者。防外之二陰。恐其沮已以進也。夫三處乾之終而思變。可以進矣。而猶日閑輿衛。如此其艱難貞固。夫是以有攸往而利也。夫非良馬逐。無以見天衢之亨也。非天衢亨。良馬將安逐乎。此三上所以志同畜極而通也。

山雷頤 ䷚ 震下艮上

問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曰。頤貞吉。統論一卦。頤之道。以正則吉也。觀頤。自求口實。乃是觀頤之道。觀頤二字虛。指的說。凡天地養物。聖人養賢。以至養

生。養形。養德。養人。皆在其中。自求口實。觀頤吃緊處。卦取頤養。原取口食物以自養。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最易不正。識得道理。真自无口腹之累。而有養正之功矣。象言所養自養。原極分明。

問初九舍己求四。何以凶。曰。因四應已。故求。求便動于欲。便凶。若曰試看爾求的四。何等陰柔。連他也不能自養。如何還養得爾。觀我朶頤。四的朶頤。方且下而求養于爾矣。如何還去求他。蓋陽實陰虛。實者宜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初凶。四吉也。

問顛頤丘頤是兩有所從一无所應否曰據象詞單解征凶若曰顛頤則拂經不過不得其養已耳若妄求乎上既非正應又極卑汚往則得凶矣語意是如此

問六三拂頤貞凶𠕂下資上以養者也上爲三正應求頤于上順也而獨拂之謂不中不正隨下體以動違從上之義也如是雖正亦凶況不正乎雖正亦凶者謂雖日用所必需亦爲饑渴之害矣故凶如五居貞說則此貞字當易解但此貞訓正五貞

訓固也。

問二四皆顛頤而吉凶異何也曰。二四柔順得正。只陰虛不能自養。必資養上下兩陽。二與初近。又同將震體。只要求之專。專未有不得者。今既比初之陽矣。又欲上求上之陽。是兩用其心。故征凶也。四則下應初陽。上非其應也。虎視耽耽。下視初陽而專。不以上之陽間之也。惟其求之專。是以得之數也。若求而不應。何以逐逐。其欲乎其欲逐逐者。謂其得頻頻也。求之既專。又逐逐求之。不厭其數則

貧養于下。以養人。養道不窮。无咎而吉矣。

問二五皆言拂經云何曰。二五相應經也。今則二拂五。而求養于初。五拂二而求養于上矣。

問五上俱涉大川一不可一利何也曰。五君位。其才柔弱。已不足以養天下。而求賢代理。安常處順。還粉飾得去。一遇大艱大難。非淵明不世出之主。濟得甚事。故不可涉也。上以剛陽之德。處人臣之極。得君耑而受任重。憂勤兢畏。常懷危厲。所謂生死以之。遑卹其他。故利涉也。則以五柔而上剛故也。

問內三爻震體。震是動的。動而從人求養者皆凶。然三爻艮體。艮是靜的。靜而受人之養者。皆吉。如何。

曰。是。

澤風大過 ䷛ 巽下兌上

問大過旣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何以橈。本末弱也。棟橈矣。又何以利攸往。剛雖過而二五得中。下巽而上說。以此行之。利有攸往也。攸往亨。惟如是乃亨也。棟橈本末弱。大過也。是必往而求濟。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剛過而

中巽而說行此正大過人之材所以救過也

問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曰藉者藉剛也謂初也初居最下上以藉四陽也剛而以剛藉之兩剛相遇必至缺折故柔以藉之也白茅柔物也謂六也夫物錯諸地而可矣而必有以藉之可謂畏愼者也而必用白茅則畏愼之至矣夫以柔藉剛自有以抑剛躁之氣而在我亦得巽柔處下之道矣何咎巽爲白帶言只重柔上

問九二當大過之初如何便象枯楊曰楊陽氣易感

之物。陽𢩋過。便枯了。不必至萬物剥落而后枯也。

問九三棟撓凶是重剛不中不勝其任是初上柔弱不能助他兼三義否曰初上二陰。不能勝三四之任。是成卦之義。三棟撓。四棟隆。則主應上說。蓋三四皆陽。不宜三撓而四隆也。三只是剛而又剛。太剛必折。但得上六以柔助之。可不至大壞。自是過剛強了。不可以有輔。是輔他不得也。若九四。則以剛居柔。自不過剛。畢竟再加柔不得。不撓于下。謂不因下之弱。而至于撓也。既剛柔得宜。而復志應

下陰。是有宅也。反害其剛矣。故吝。

問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曰。上處過極。而六又陰柔。躡四陽之上。乘剛者也。又九五居尊。陽不得陰助。成生育之功。時勢至此。天下事尚可爲乎。明知大川不可涉。而徃涉之。至過涉而滅其頂焉。不能濟事。固凶。然成仁取義。于理何咎。只是陰柔无克濟之才。非茫昧履險。亦非激烈濟難也。

問易例上下剛柔相應大過不如此何也。曰。頤。中孚。小過。皆然。大抵上下齊相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

耳。

坎爲水䷜坎下坎上

問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曰二陽陷四陰之中。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體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中實爲有孚。有孚故維其心亨。人之處險。身可陷而心不可陷。至誠感神。卽在艱難險阻中。畢竟要出來的。行有尚。謂斷然行之。有可嘉尚也。不行則止于險矣。豈得有功乎。

問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曰水流而盈。是將

這个坎滿了。流而不盈。是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滿
不得這個坎。于其流。見行險。于其不盈。見不失信。
這是解有孚。謂決定如此也。非一坎滿。又流出去。
益盈則滿。滿則平。平則是平地。而非坎矣。五尚在
坎中。是坎不盈也。目下猶未平也。他有德有位。將
來必有濟。而險者以平。故曰祇既平也。盈字。將平
字。當如此說。
問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如何曰三居重坎之
衝。是來亦坎。之亦坎。險下險也。且枕。又將入上險

矣。入于險窞。指六四說。玩且字義。是說險了又險也。○一說。來而下。坎也。往而上。坎也。來之坎坎。何等險乎。處多難之際。只得耐心支倚着。畢竟支倚不來。唯益入于深險耳。若前說。則來之坎坎險且枕。義爲復矣。

問樽酒簋貳用缶句是否。曰。據象詞。樽酒簋貳爲句。當依舊讀。如云一樽酒。以簋貳之。簋所以副酒也。即云酒一樽。二簋食。亦可。缶瓦器。在他處訓誠實。此處因樽酒簋而言。則是器也。樽酒簋貳。言其

簡也。用缶。言其質也。簡而且質。則不事浮文。而誠
實在其中矣。納約自牖。因其明而用之。言之便而
聽之易。非是不納戶而自牖也。蓋用其明。即有許
多旁引曲喻。不可直致之意。在其中矣。

離爲火 ☲☲ 離下離上

問離畜牝牛何也。曰。明而又明。離火太炎上了。太炎
則焚。故宜畜。險而又險。坎水過潤下了。過潤則陷。
故宜止。

問履錯然敬无咎云何。曰。若是初九。已躁動了。雖敬

何益。還是居離之初。所履之是非邪正。紛錯未知
適從。一不敬。則妄而獲咎矣。故辟咎須是敬。
問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曰。三
居下離之上。前明將盡。日昃之離矣。須是尋個繼
明的路頭。自取逸樂。若不能擊其缶而爲歌。則至
大耋。老耄而嗟吹。何可久長。所以凶也。謂不能繼
明而起。明所以終于盡也。聖人教人當于未昃時
斡旋。既昃時補救。非委諸氣數之意。
問六爻是四陽附二陰是二陰附四陽曰。還是陰附

陽。二五皆麗者也。而五不如二者。得位不得位故也。其四陽爻。則以處陰內而爲陰麗者凶。三四處四爻之中。三近二。前明將盡。其患則麗之而不肯去。貪位慕祿。終日戚戚。恐事權之不在我。逝者其耋。棄者其誰乎。四近五。爲後明將繼。其患在麗之而不肯緩。挾上攬勢。而无一毫巽順寅畏之意。其禍不至身死家亡。衆畔親離而不止。若初上二陽。初明在下。上剛在外。故能辟咎而正邦也。

易問卷上 終